

四  
千  
年  
戀  
話

小  
山  
羊

事情的開端從日常的一件小事開始。

「鬼灯君，我說鬼灯君啊。」

距離下班時間還有三小時，在閻魔殿上，正在審視現世檔案的閻魔大王，停下了手邊的作業，彎身揉著自己的左側腰，露出一臉苦惱的表情。「老夫能夠休息一下嗎，腰……」

大王的第一輔佐官，鬼灯，對於上司的痛苦只給予冷漠的目光。

「藉口偷懶怎麼行，或者我們講求效率，把您帶到針山作全身針灸。」

「老、老夫可沒有偷懶啊！是真的腰痛到撐不下去了。你不懂的啊，痛到整條脊椎都跟著發疼，甚至都感覺左手開始麻了……這下真的很不妙。」閻魔大王蒼白著臉，半扶在巨型辦公桌上，用左手按捏著腰側，邊按邊發出哀號聲。

「平常沒做養身工作就是這樣，您也該好好認清歲月不饒人的事實了。」鬼灯非但沒有同情，反而把筆塞回大王的右手，然後直接用立書架將剩下的文件架起，不讓大王停下工作。

「老夫也有在保養啊……」閻魔大王有氣無力地抗議著，「不是每個月都會請你去桃源鄉拿藥浴包嗎？那個對老夫的腰背真的很好啊。就是藥浴包正好用完，腰痛的問題又開始了。」

桃源鄉嗎？鬼灯沉下了臉。

說起桃源鄉，除了是天國最受歡迎的觀光景點以外，還有著天地間首屈一指的中藥店「兔漢方極樂滿月」，

經營者是號稱全知全識的祥獸，白澤。白澤既為中國的神，又可說是吉祥之兆，有著寬厚仁慈的性格，除卻性好女色耽於酒物以外，可說是極善的神明，然而就是這麼幾點小缺點，讓白澤與鬼灯有過幾次摩擦。

鬼灯與白澤相性和，這是可以寫在字典裡的不變定義。

因此光是聽到閻魔大王提到桃源鄉三個字，鬼灯的表情就已經扭曲到看起來隨時要扯著大王摔去撞牆一般。

「啊、啊，最近又吵架了嗎？」察覺到鬼灯的臉色不對，閻魔大王擔憂地問著。

「……也沒什麼。」鬼灯扭過了頭。他可沒有隱瞞，的確他跟白澤這陣子沒有什麼重大糾紛，也沒有為了發洩自己長久以來累積的怨念而執行整人計畫，就是這一兩個月白澤的言行都十分令他焦躁，好比較過去以來有更多的老人家笑話，還有沒事就叫他小哥來小哥去的。以前的白澤已經是個輕浮而看了就討厭的傢伙，這一陣子簡直變本加厲，讓人不只是看了就想打下去，還會開始擔心是不是內分泌失調進入更年期，或是上班時一直在喝酒之類的。

但既然大王提起這事，身為輔佐官的自己可不能避之不理。

「算算時間，也是該跟那傢伙取大王訂的藥的時候了。我今天下班去一趟吧。」

「啊呀，這可不行。」聽鬼灯這話，閻魔大王笑得很無奈，「現在正巧是白澤大人閉關的時候啊。」

閉關。鬼灯皺眉回想這個名詞。

「……十年一次的那個？」

「是啊，好像是修行或是調整身體什麼的，中國那邊修道的方式老夫比較不懂。鬼灯君應該也有印象吧，白澤大人十年會有一段時間閉關不出，大約是一個月，也有說是整整二十八天，現在好像是第三天吧？」

「縱欲過度導致身體需要調養吧。」鬼灯說著拿出了手機，快速地撥起電話。

「有急事嗎？打給誰？」

「白澤先生。他要閉關的話應該先把每個月固定給的藥給分配好，這麼不負責任可不行。」撥通的時候傳來的只有嘟嘟聲，看來不適合接電話。

「鬼灯君，人家正在閉關啊。」

「那麼他應該要手機關機。」手機開著說明一定限度白澤接受對外溝通，於是鬼灯快速地發出簡訊，說明了閻魔大王用藥浴的原委。

回訊倒很快，說了將藥包放在招牌的後面，直接取走，下次再一併付費即可。

「果然已經有準備好了，我就想那傢伙至少在工作上不會怠惰。」

「這是拐著彎罵老夫嗎……」

「今天就放大王您一馬，把這裡的文件全看完以後就可以先回房休息了，我去替大王取藥浴包，盡量在大王泡澡的時間前回來。」

「那麼一切就拜託你了鬼灯君。」

「今天提早下班的份明天要加班加回來。」

「欸——」

尚未日落，鬼灯已來到桃源鄉。

畫一般虛幻美麗的風景，四季如春的桃花林，以及草地上四處可見用腳抓著耳朵的兔子，和平的景象讓人身處其中就不禁忘卻自身煩惱。

但是無間情逸致的鬼灯毫不浪費時間在欣賞風景上，直接往極樂滿月前行。

雖說是天地間最優秀的中藥材店，眾人初次來到時多半會有些訝異，那是一間小小的磚屋，簡單的中國式建築，藻綠色的屋瓦及乳白色的漆牆給人樸素卻不失典雅的感覺，然而作為仙居實在太樸實平凡了。這小小的房子不是中國最傳統的三合院、四合院，僅是單間一房二廳一倉儲的屋子，後院圍了一圈木籬笆將溫泉圍起來充作浴室，說是營業兼住宅，恐怕是容不下中國的傳統家庭，這屋子最多住個兩人就夠熱鬧了。

神獸白澤雖棲居桃花源，其實不過就是可憐的獨居人。

此外，這間藥店的員工通通是兔子，就在極樂滿月暫休一個月的時候，似乎連兔子都告假歸去，沒在這小小的藥店周遭逗留。

於是來到店門口，按照白澤的指示從招牌底下取出藥包的鬼灯，不禁對白澤的十年閉關感到懷疑與好奇。再怎麼閉關，連兔子也不允許接近也太奇怪，尤其兔子的主要業務是清除極樂滿月周遭的雜草，一個月不除豈不是搞得到處雜草叢生？

鬼灯開始想像那個嘻皮笑臉的白衣男人修道的模樣，或是換上一身素衣，或是燻香焚符，或是盤腿打坐雙手結印，一臉正經地唸著只有神仙才知道的口訣。不管是哪一種，鬼灯都沒有自信可以看到他那種做作的模樣而不揍他。

何必管人隱私呢，公事公辦，就把藥袋取走回去吧。

鬼灯想著，轉身才跨出脚步，就聽到碰的一聲。

聽起來像是椅子倒在地上的聲音。

……哪門子的閉關是會摔椅子的？鬼灯不悅地皺起眉，視線才飄過去呢，又有其他聲音傳來，這次聽起來像是男人在病痛中的哀號。

連續這麼聽下來，可以合理推測出是某個笨蛋從椅子上摔倒跌疼了，但鬼灯卻不這麼想。他直覺著不對勁，馬上操起愛用的百斤狼牙棒扛至肩上，以最快的速度繞到屋子左側。聲音傳出的位置是商店大廳的隔壁，判斷是臥房之類的私人空間。

「唔……啊……」

喘息間帶著吸鼻的泣音。

就算不眼見也聽得出哀號的當事人正發抖抽搐著。

怎麼回事？莫非是染上了重病，連這個天界第一的中醫都無法治療？更加確定狀況不對勁的鬼灯悄聲走到房間的窗子旁，用唾液沾溼了手指，輕輕戳破窗紙，湊上前窺視。

模糊之中看到的是讓人難以理解的景象。

瑟縮在床上的是衣衫不整的男人，不像平常那般裹著頭巾，汗濕的瀏海不齊地黏貼在額上，或是隨著男人顫抖時滴下濁汗。白色的唐裝衣襟大開，下身更是連褲也不著，在白色的床單上直接跨開大腿，任著發紅的性器暴露在空中。男人抽氣時牙齒打顫的聲音清楚可聞，或是偶爾張開口，滴下止不了的唾液。男人的雙手在自己身上不停的撫弄、括搔著，動作並不愉快，更像慌亂焦慮地找尋應下手的病處，那不知羞恥暴露出來的下體在抖動間，前端不住冒出透明的液體，男人伸出雙手握住，粗暴地上下套弄時，看似興奮的那處卻在此時顯得毫無反應，只是一點一點的流出如珠露般少許的液體。

「哈啊……為……什麼……」哽咽著，男人的聲音聽起來快哭出來似地，「只差一點點……差一點點啊。」這是他人的隱私。

很明顯是這樣，事實也是，但鬼灯沒有多想禮節或顧及尊嚴之類的事，他刷的一聲將木窗打開，直接跨上離床不到一尺的窗框，邊爬進屋內邊喊著：「白澤先生！」

「咦……？」床上的男人，神獸白澤，因為外人不預警的入侵而緊繃起身體，意識到是什麼狀況前羞恥感已充斥腦中，白澤慌張地夾緊雙腿，單手撐著身體另一隻手則拉住衣服，理當要大叫或是發怒的時候，白澤卻感覺到一陣暈眩。

是壓抑太久吧，或是受到驚嚇而失去了理性，亦或是自己最難看的姿態被最厭惡的對象完全看透，無法逃跑無法躲藏的狀況太過悲慘了。

他壓抑的喉間發出微弱的呻吟，全身像觸電般不住地打顫，恍惚間下體噴射出乳白色的體液，一半落到床上，一半滴到腹部，在他茫然地跨坐在床上的時候下體依然在顫抖，像是還不夠般地繼續吐出雄性的體液。

太糟了……

眨著沾染淚水的長睫，白澤癱坐在床上，發呆似地平視前方。

為什麼在這個最糟的時刻，自己的死對頭會出現，而且還大刺刺地爬窗子進來，然後還很普通的將窗子關上鎖上了？正常人應該羞恥得想死，白澤腦中卻一瞬間閃過「這個時候應該殺人滅口嗎」的想法，然後馬上搖頭揮散，再怎麼說他就是因為不想傷害別人才一個人關在屋子裡頭忍耐著。

也不知道身邊這個毒舌的惡鬼會講出哪些傷人的話，好比不知羞恥、下流、變態、噁心或是其他可以用在大喜利的奇葩精句，白澤卻不打算跟鬼灯吵；不如說他一點體力也吵不得，速速讓鬼灯罵爽了離開就是，白澤可沒精神跟他瞎耗太久。

然而這個死對頭卻是擅自翻開自己的衣櫃，主人還沒來得及開罵呢，那擅闖民居的惡鬼卻從裡頭挑了一件漢袍，轉身往床上半裸的男人身上披下。

惡鬼的眼神沒有鄙視沒有同情沒有責備的意思，他只是平靜地看著床上狼狽的男人好一陣子，正經地說著：「方便告訴我怎麼回事嗎？」

裹著長袍的白澤半天說不出話。

點起了油燈，屋內總算暈開了溫暖的光線。

來到餐廳的兩人各自拉出一張椅子坐下，此時披著漢袍的白澤不像剛剛在床上那般慌張甚或是可說是淫亂，反而像是久病初癒般虛弱地捧著茶水細口喝著。鬼灯則是確認了茶水只有煮滾放涼的，柴火通通已經收起無法即時生火，明白無法泡杯熱茶或煮點熱飲，就認份地坐到了桌子旁。

「對不住啊，沒有可以招待的。」喝了水緩口氣的白澤客套似地說了。

「的確是沒有可招待的。」鬼灯則是說著不知算不算挖苦的話，然後口吻平靜地問著：「那麼你這狀況到底是不是病的一種？」

「都被你撞見了也沒什麼好隱瞞的了。」白澤露出淺淺略帶疲憊的笑容，側頭傾靠在撐在桌上的手背上，眯眼說道：「這是發情期喔。」

「齁喔——」鬼灯若有所思地點點頭，「神獸也有發情期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，我也算是生物嘛。生物有繁殖欲望自然就會有發情期。」

「照你過去的生活方式，難道不是全年處於發情期嗎？」

「非也，真正的發情期乃十年一次，維持一個月的週期。你可以這麼想著吧，縱然平時可排解情欲，卻不具有生殖力，在發情期以外的時候交合是不會生下混血孩子的。」

「神獸的生態雖也在我的求知範圍內，但聽你這麼一說我就不懂了。」鬼灯微微皺起眉頭，「發情期也不是

那樣得避人耳目的事，你就找個喜歡的女人廝混就是。平常早就已經是出名的不重節操，何必到了關鍵的時候才這樣遮遮掩掩的？」

「哈哈，最初也是有過那樣的時期呢。」聽到鬼灯的質疑，白澤苦澀地笑起來。「我最早的時候就是放任自己和女人媾合，但畢竟我不是人類……這樣說你懂嗎？我的身體能力及欲望跟人類不是同一個層級的。最初只是被同寢的對象抱怨太過纏人，然後有一天把女孩子弄哭了，還有點受傷出血，才讓我感覺到『我不是人類啊！不能只是放任自己去』。啊，這裡我解釋一下，我至少知道我發情期需要交配的次數及程度，本來就沒有只讓一名女性承擔我的身體狀況，但就算如此還是會讓她們受傷……曾經有段時間我改去找較懂得保護自己的風塵女子，也預先存了很多錢供給她們，但就算如此她們也坦承無法應付我的狀況。我啊，最喜歡女孩子了，說要讓我因為自己的欲望傷害女性最重要的器官我可做不到。我可不想在我恢復理智的時候，抱的是女人冰冷的身體。」

「……實際上有發生過那種慘事嗎？」

鬼灯問，白澤搖搖頭。

「就是不想發生才一直閉關的，我好歹也算是掌握知識的奇獸，有些道理單是推算就可以知道答案。」白澤說著顯得無奈地嘆了口氣，「打個比喻來說，就像被禁慾三年的十名監獄壯漢碰到單獨一名九歲小女孩，結果會發生什麼事那樣的嚴重程度。」

「真是淺而易懂的恐怖比喻。」光想就覺得戰慄，讓鬼灯開始考慮是否要給這隻淫獸去勢來維護世界和平，若不是這隻神獸有自知之明地把自己關緊閉，鬼灯會馬上用狼牙棒下手吧。」這就是你十年閉關一次的真相了。

外傳什麼修道、靜心也是旁人無知猜測所傳出的謠言吧，但若被大眾知道發情期這項真相，我看主動投懷送抱的仙人跳或是惡質推銷也會滾滾而來，那樣也有另一種有趣的地方……不過，關於你的身體狀況，我很好奇單單是閉關就可以解決的嗎？」

聽到鬼灯這樣的疑問，白澤頓了頓，然後輕輕地笑了兩聲。

「怎麼可能呢，並不是解決而是只能忍耐，那可是非常難受的，難受到事後可能會把自己抓得滿身是血，敏感處也因為摩擦過度而破皮紅腫。」

「那可真是……」

「我現在能這樣跟你平靜講話，是多虧剛剛的意外讓我出來，身體才得以暫時平靜下來的緣故。但事實上，在發情期中雖然常保持慾望高漲的狀態，卻要更多的刺激才能達到高潮，經過這麼多年的忍耐，僅是自己一個人的撫慰要出來已經是非常困難的事了。我才剛開始三天，連同剛剛玩笑似的一次也僅出來兩次，真的是非常不舒服的。現在也才剛開始，中間還有大約三天到一星期幾乎失去理智的高漲期，失去理智可不是說假的，你看我把柴火跟廚具都幾乎收進關上，預備一個月的食物飲水好讓自己維持最低限度的體力不致餓死，連酒也不能喝，畢竟酒也會喪失理智嘛，兩者加在一起就會更嚴重，但現在說真的我好想喝酒啊……好想快點恍惚一下就睡著，可是喝酒的話會更難勃起嗚嗚……」

聽著就是一個無法解放性慾的男人的苦訴，這種話題在現世來說，就像是思春期男生笑談彼此自慰性事的低級話題那般，一直靜靜聽著白澤訴苦的鬼灯此時所能做的應該就要像個損友一樣，好似關心又好似不干涉事地挖苦著「那還真是辛苦啊」、「這本A書不錯喔借你」、「我推薦你這個AV女優超好用」，互比大姆指後就離開

裝滿他人隱私的潘朵拉之盒（房間）。

鬼灯卻沒這麼做。

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研究精神太過頭，還是有其他自己也曾察覺的心情，鬼灯發現他平靜地聽完白澤那隱藏許久的苦惱，現在所想的居然是怎樣幫忙解決問題。

「願意聽我的意見嗎？」鬼灯開口了，白澤抬頭看著他，眨眨眼。

「聽起來你的狀況是因為缺乏刺激，導致無法排解生理現象。」

「這麼說也算沒錯，我只有一個人嘛。」

「能夠自己來的方法大抵都嘗試過了嗎？」

「算是吧，現世發明的玩具也試過幾個，自慰套最初還挺新鮮的，到後來還是扔了，震動的小玩意要自己調位置最後還是雙手最萬能。」

「前列腺按摩呢？」

要解釋前列腺按摩這種行為，簡單的說就是將手指或是其他物品從肛門進入直腸，往前列腺的位置按壓藉以產生刺激的治療動作。由於會產生前列腺的快感，有別於男性主流的陰莖快感，若是正確頻繁地刺激可達到另一種高潮。男性性行為間的肛交即是用此原理達到高潮，就連異性戀者也能使用手指刺激來獲得情趣上的滿足。

平日過得荒淫無道整日沉浸在女人堆間的白澤，對這個名詞絕對不可能陌生，聽說現在也有女性性工作者提供這樣的服務，所以絕非一般人難以得知的資訊。

白澤聽到這個名詞的確沒有害羞，而是搖著頭，眯眼傻笑。

「試是試過了，不過該說是不得要領呢，還是覺得一個人這麼做只為了射精而羞恥呢，總之最後還是放棄了這個做法。」

「我幫你的話，你要試試嗎？」

鬼灯一臉平靜地說著。

白澤呆呆地望著他，由於鬼灯的態度太理所當然，反而讓白澤有點懷疑鬼灯是否真的從口中講出這種驚人的話，那個……幫他做……前列腺按摩什麼的。

「那、那個，我能確認一下嗎？」白澤笑得有點不安，「你說要幫我做，呃，前列腺……？伸進肛門進入直腸……的那個？」

「有疑問嗎？」

「……你別跟我說你是要把你的狼牙棒塞進我後門的那種刺激法。」

鬼灯挑起眉頭。「我不知道你的需求是這樣強烈，我是不會把自己的愛棒拿去做這種事的，如果你真的這麼需要我就去找來適合的替代品。」

「就說不要了啊啊啊……」

靜靜地看著慌張不已的白澤，鬼灯停下來一會，然後開口：「我說的是……醫療行為也好，性服務也罷，你怎麼想都可以。我只問這一次。」

聽到鬼灯這句話，白澤驚訝地張開口，確認鬼灯的眼中沒有戲謔玩笑的意思，而是全然認真的神情，白澤

拉緊了披在身上的漢袍，半眯著眼對著鬼灯笑著。

「一個勁得自慰的臭男人你也想要啊，小哥你意外的人還挺不錯的。」

完全自虐發言。一方面是自嘲，一方面也是對鬼灯的感激。明明沒有什麼深刻的交情，彼此是見到面就生氣吵架的死對頭，縱然偶爾也能好好對話，討論著學術上的問題或是共同解決難題，但怎樣都不會好到願意去替對方解決性慾的程度。

白澤並不算多想，只覺得「這個人本性還真的是好人」，於是虛弱地將杯裡的茶水喝完，補充剛剛因為發情未解而消耗的水分。白澤將茶杯輕輕放在桌上，顯得老實的說道：「我肯定會醜態百出，搞得十分骯髒的，想停下、想離開，隨時都可以，因為你沒義務……」

「廢話少說。」鬼灯微微皺起眉，說完話就起身將白澤給拉起，直接拉回地板滿是衛生紙的凌亂臥室，然後將白澤拋到床上。

「我的指甲大概會弄痛你，你有醫療用手套嗎？」鬼灯從床頭櫃翻找出潤滑劑跟保險套，心想真是不檢點的淫獸。

「敝店不作觸診，抱歉啊，雖然我很喜歡女生，可是沒有打算在工作上性騷擾的意思。」調整床上的枕頭上自己可以呈現半坐半躺的臥姿，由於剛剛因為自慰的緣故早已褪下褲子，現在也就直接脫下外袍，全身赤裸地敞開身體。「就用套子湊合一下？啊，裡頭會滑滑的喔，因為有殺精藥嘛，你如果擔心我就忍耐一點就是。」

「……哼。」將潤滑劑及保險套都拿到床上，鬼灯爬到白澤旁邊，伸手輕撫白澤的臉頰，「你要直接試嗎？還是先做點前戲放鬆一下？」

「……也不用太費心吧。」白澤閉上眼睛，輕輕地往鬼灯的掌心蹭去。「你看啊，就算什麼都沒做，身體就已經熱起來而且也半勃了，真是什麼也沒做就會變得焦慮敏感的，不過……你能稍微碰觸我的話，我會很高興。現在光這樣就覺得……好舒服。」

現在白澤的身體是最需要被碰觸的時候。

僅是將手滑過白澤的肌膚，對方就乖巧得像小貓一樣，安分地閉眼顫抖，從喉頭發出輕輕的咕嚕聲。鬼灯並不是熟悉性事的男人，他對性的理解全來自教科書或是性取向的作品，平常他忙於工作及進修，沒有時間能浪費在交媾上。第一次進行這樣的行為，居然是幫一個男人解悶，怎麼想都覺得可笑諷刺。

因此鬼灯的動作怎樣都不算是熟練靈巧，僅是用手撫摸著白澤發燙的肌膚而已，但因為白澤處於發情期的緣故吧，指尖每移動到他處，白澤就苦悶地揪緊眉頭，腰部微顫同時低吟著煽情的哀鳴，腿間的性器也漸漸變得完全挺立。僅是這樣就能這麼興奮，但卻無法絕頂嗎？鬼灯一邊默想著「作為地獄的構思也許還挺有意思的」，一邊將手觸向白澤的腿間。

「……嗚！」白澤抽氣，帶淚的雙眼望向鬼灯的時候顯得有些緊張。

「我先不碰觸這裡。」該是重頭戲了，鬼灯打開潤滑劑，先滴了一些在已經顯得有些濕潤的腿間，接著將食指套進保險套裡頭，將潤滑劑倒到保險套外頭，然後小心翼翼地進入白澤的體內。

「唔……」白澤微微皺起眉頭，鬼灯則是先試著將手指整個潛入。

「會痛嗎？」

「不，該怎麼說……感覺好怪，有點讓人癢了。」